

(上) 集說小國法代近

種六十七第庫文方東

印 雜
書 誌
館 社

(上)集說小國法代近

週年紀念刊物	東方雜誌二十
--------	--------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回(東方文庫)近代法國小說集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Handwritten signature

目次

父母之心	……	衍友著(一)
塞根先生的山羊	……	杜德著(五)
知事下鄉	……	杜德著(一五)
哥力爾帥傅的秘密	……	杜德著(二三)
渡船	……	杜德著(三三)
房屋出賣	……	杜德著(四一)
皇家的聖誕節	……	高貝著(四九)
舊制服	……	高貝著(五七)
路易金幣	……	高貝著(七三)
作家傳略(附錄)	……	(八一)

父母之心

謝冠生 友著
譯

一個寒天的晚上，火爐內隱約地剩些殘炭，他們倆圍坐爐子會議；我呢，假作睡着，悉心聽他們的談話。我父親先開口道：

『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對於他的事？』

『唉！上帝可不是嗎？這……這……這何等不造化！這是我母親包著淚發出的答案。』

『吾想他可以學一個鐘表師，這倒是正經的。』

『但是費得很。』

『那末小木匠，怎麼樣？』

『這好像過於長久些。』

『那末泥作，如何？』

『啊！這豈非太勞嗎？』

『那末鞋匠？』

『那更加下流了！』

說到這裏，會議的口氣變更了：我母親首先發議，我父親做一個反對者。

『照我的意思，還勿如叫他去跟那個裁縫；那裁縫，是我們的朋友，他一定能夠好好兒教他，而且我們所費，也很有限。』

『啊！裁縫！這是女子的飯碗呀！要不然，除非那些殘廢的人或者不得已會去幹這個勾當。』

『那末，那貨郎兒，你說怎樣？』

「這未免太惹人笑！而且，還有個先決問題，我們可有什麼力量，去批發那些貨呢？」

「如今也無用再說了！佛郎沙，這委實是我們的大錯，不把他好好兒培植。他實在很好學，照他這樣上去，也許可以當一位律師哩！」

盼望我成一個律師，這是我母親惟一的，無上的野心。

「律師！這是什麼東西？」

「律師嗎？這好像那推收所裏的先生們；但是，還要強……還要強得多……」

「我可憐的娘子，你不要在那裏發癡呀！有什麼人曾經見過，一個工匠的孩子，會變成一位推收所裏的先生？」

「爲什麼沒有？你看，拿破崙當初的時候，不過是個小隊長，後來他居然做了皇帝！」

「啊！小隊長，那到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想，不見得這就是做皇帝做律師的路」

罷！可是無論如何，總應該有個決定。你看，他一天長似一天地，在家裏開蕩。一樣要用要喫，你的收入，又是如此不豐富，長此下去，不必說他的將來，就是我們的現狀，你想，可有什麼妙法，能够維持不敝呢？」

於是那些憂愁而疑惑的問題，又重新一個一個地……提出……討論……籌
難……

塞根先生的山羊

杜德 著
謝冠生 譯

塞根先生從養山羊以來，一向就不造化，而且總逃不出一個老調，就是咬斷了繩子，一溜煙跑到山上，送到狼的嘴巴裏。無論他們的主人翁，怎樣溫存他們；山上的狼，怎樣可怕；却絲毫不發生效力。這真可說是獨立不羈的山羊，能穀澈底了解解放自由的真義的了！

勇敢的塞根先生，不曾懂得他們的性質，所以免不了有些掃興，他說：

『如今好了！我和他們，總是沒有緣，而今而後，再也不想畜羊了。』

可是他的心肝，仍舊沒有冷。他雖然在相同的狀況裏，接連失了六頭山羊；不多

幾時，重新買到一頭第七的。

講到這第七頭山羊的相貌，那真是美麗極了！他有兩隻慈祥的眼睛，幾根下級軍官模樣的鬚，四隻漆黑而有光輝的蹄子，一對斑文的角，還有那嫩茸茸的白毛，覆在身上，好像披著一領白裘。至於他的性情呢，更加不必說，是很和氣，很馴良。幾時主人來撫弄他，或者來擠他的乳，他總是恭恭敬敬的，伏著伺候主人。做山羊的居然也有這般知趣，真可希罕啊……

塞根先生，鑒於前幾次的失敗，這一次，不消說是加倍的當心。他把他的寄宿舍，遷到自己屋子的隔壁，四周圍以籬笆，籬笆上面，再圍以野薔薇花。並且在草地中間，植了一根木椿，用許多的繩子，把他牢牢繫住。還要一歇弗停的跑去看他，問問他安不安。這樣的山羊，誰也不說他是好福氣！

『如今好了！居然也會把我碰到一個有緣的。』

塞根先生心裏這樣想。

那知道，他所想的，仍舊不對。他那頭山羊，仍舊免不了要使他淘氣。

有一天，那山羊呆呆的望着一座山，自言自語道：『這些繩子，真是討厭，使我的項頸，摩擦得發痛。假使我能脫離這個東西，跑到那上面的石南科草地上去打一個虎跳，何等快活！何等幸福……一天到晚，伏在一個籬笆圈裏喫草，這樣的待遇，爲那些驢子們牛兒們，固然是好的；至於做山羊的，實在不應該如此……他們祇應該在世界上活動。』

從此以後，他對於籬笆圈裏的草，總覺得淡而無味。於是他的身體，就一天天的瘦下去，他的乳，也一天稀似一天。他總是帶着繩子，昂着頭，朝着山的方向，出神的望。有時候也許放開鼻孔，發出一種悽慘的聲音：『咪……』

塞根先生未始不知道他的山羊，這幾天有點兒不舒徐；可是他總沒有理會到他的病源。一天早晨，他照例跑去擠奶，那山羊忽然回轉頭來，操着方言，和他開談判了：

『我要對不起你了，塞根先生，請你讓我到山上去。』

『啊！天乎！想不到他也是老調！』

塞根先生用極詫異極失望的聲音，發出這幾個字，一面說，一面就倒在草地上坐着。

『怎麼白郎鴿，你要離開我！』

白郎鴿答道：

『正是，塞根先生。』

『可是這裏的草料委屈你不成？』

『惡否！塞根先生。』

『恐怕你的繩子繫得太緊，你可願意我把你放寬點？』

『這倒不妨，塞根先生。』

『那末，請你說，你究竟要什麼？你願意怎樣？』

『我願意到山上去塞根先生。』

『但是，不幸得很，你沒有知道，那山上有狼……幾時他來了，請問你怎樣辦？』

『我有的是角，塞根先生。』

『你的角，但能夠使狼看得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這裏，不是有一個老勒那嗎？他的身子，何等偉大，何等強壯，他那副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牛；但是他和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到明朝，還弗是葬在狼的肚子裏。』

『惜哉勒那……但是這都不打緊，塞根先生，我祇要求你讓我到山上去。』

『這真氣煞！難道我再要放一頭山羊去餵狼嗎……否，否……我一定要救你，雖然逆你的意思，你這個蠢東西！你也許會用老法子，咬你的繩子，如今我不客氣了，要把你永遠關在一個牢裏。』

塞根先生講完了這話，就把他的山羊，牽到一處墨黑的牢裏，隨手把牢門緊緊閉住。惜乎，他竟忘記了一扇窗子，等他一轉背，那小東西就立刻不見了……

這白羊兒跑到山上，登時覺得別有一個天地：那些老樺樹，出奇的獻出他的美麗；那些栗樹，垂着首又出枒枝來撫摩他；那些金色的蛾形植物，沿着他所經的路程，預先開着花等候，並且盡量的發出香氣；總而言之，凡是山上的東西，無論是一草一木，沒有一個不是對了他竭誠歡迎，如同歡迎一位年輕的王后。你想這個時候，我們的白郎鴿，是何等有福氣！

什麼繩子，什麼棒子，誰也不能拘束他！他願意跳舞，就跳舞，願意喫什麼草，就喫什麼草……這雖然也叫做草，但是和那籬笆圈裏的，實在是大大不相同。既然很長，很嫩，很適口，包含着很多的滋養，而且還有整百整千的種類可以供他的選擇……

他肚子裏，喫得半飽，就臥倒在落葉和栗子堆裏，翻了一個身……忽然之間，又掙了起來，攻着頭向前亂奔，忽然登峯，忽而下坂，忽而高，忽而低，差不多遊遍了全山……雖然有人要說，塞根先生，已經有過了六頭山羊，在這山上；但是他却一點

不在意。

臨了他還跳了一條淚。在這光景裏，他因為身子上濺了些水泡，就跑到一塊高原上去曝日……他蹲在那高原上，向下一望，望見了塞根先生的屋子，和屋後的籬笆，他笑得幾乎落下淚來。他說：

『何等樣小，這個東西！我真不懂，我從前為什麼有這樣大的本領，能夠在這裏頭住！』

這是何等自命！這時候他自己揣度自己的身子，至少總有一個世界模樣大：

：

簡單講一句：他度這一天的光陰，真是再暢快也沒有。

倏忽之間，來了幾陣涼風，回頭望那座山，漸漸裏變了紫色……夜了……那小羊兒眼看這個光景，着實喫了一驚，他嚷道：

『這樣快！』

再往下看那山脚的村落，好像沉沒在濃霧裏。那塞根先生的籬笆，早就不見了；只剩出他屋子上的幾片瓦，和一些隱約的炊煙。停了一會兒，那山下忽然響着一個鈴兒，是牧童用來召集牛羊的，他聽了這道聲音，使他全部的靈魂，都起了不安……一忽兒，又來了一頭歸巢的老鷹，張着翼子，在他的身上掠過，因此使他聯想起那狼的問題，登時打了一個寒噤……同時候又有一個喇叭的聲音，從山下送到山上；這是多情的塞根先生，最後一次的零丁……白郎鴿一面在山上，聽那『呼呼』的聲音，疑心是狼叫；一面又在山下的喇叭筒裏，聽那『歸來歸來』的呼聲；弄得他心旌搖搖不定。其實他也着實想回去，不過追憶起那些樁子，繩子籬笆們，好像還有點宿怨，所以轉面一付，又起了猶豫。

那個喇叭不響了……

白郎鴿忽然在他的背後，聽得一陣落葉的聲音，回頭一看，正對着一雙黑溜溜的眼睛……不好了，狼來了！

這位狼大哥，很氣概，很鎮靜的樣兒，端坐在那山羊的後背，喉嚨裏不住的嚥涎，兩隻眼睛，巴巴的向前望。他計算得很精明，這塊羊肉，總飛不到什麼地方去，所以一點用不了着急。那白郎鵠回轉頭去，他就向他猙笑了一笑。

『哈哈！你這個塞根先生的小羊兒！』

他說完了這句話，就把他那個大而且紅的舌頭，拖出在嘴唇邊沿。

白郎鵠這一嚇非同小可，險些兒嚇得不省人事……停了一會，他忽然又記起

那老勒那血戰到天明的歷史，他自己想，還弗如馬上任他喫了，倒覺得乾淨……

再想想，又似乎不妥，於是就決定和他宣戰，俯下了頭，豎起了角，一直的往前衝，表

明他是怎樣勇敢的一個塞根先生的山羊……他並不是要立志去殺狼——他

知道山羊是向來不殺狼的——他所要的，祇是和那老勒那較一個高低……

何等勇武，我們這位可敬的山羊……在下並不說謊：他曾經六次攻退那狼大

哥，使他不得不退出戰線，去換一口氣。逞這當兒，他自己就回頭去咬那些親愛的